

火会亮  
HUO HUI LIANG  
著



# 开场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 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

**火会亮**，男，汉族，1966年生于宁夏西吉，1989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宁夏作家协会理事。

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，在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《时代文学》《山花》《香港文学》《天津文学》《朔方》等刊物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百余万字。部分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等选载，多篇作品入集或获奖。著有小说集《村庄的语言》《叫板》、散文随笔集《细微的声音》等。

责任编辑 王宁



星秀文化传媒  
Star Culture Media  
Tel: 010-51696100 010-51696122

**故事** 刚开始，其实有些偶然。这一年，正阳县门宦乡八代沟的  
小姑娘陈望姣，高考落榜了。时间是2012年6月初，夏天。  
那时，麦子已出齐了穗，豌豆的豆荚胀得鼓鼓的，放眼望  
去，山上到处都是深深浅浅的绿色。村里杏树上的果子结得  
一骨哪儿一骨哪儿的。母亲说，“麦子眼看就要黄了。等  
麦子收完再走不行吗？”但陈望姣却一天也等不及了……



ISBN 978-7-5544-1685-3



9 787554 416853 >

定价 20.00元

火会亮

HUOHUIJIANG

著



# 开场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 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场 / 火会亮著. -- 银川 :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,  
2016.9

ISBN 978-7-5544-1685-3

I. ①开… II. ①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1089号

开场

火会亮 著

责任编辑 王宁  
封面设计 星秀  
责任印制 殷戈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 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出版人 王杨宝  
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  
网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  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  
电子信箱 [jjiaoyushe@yrpubm.com](mailto:jjiaoyushe@yrpubm.com)  
邮购电话 0951-5014284  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 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2648

开本 787 mm×1092 mm 1/16  
印张 12.5 字数 250千字  
印数 1000册  
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 
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544-1685-3/I·103  
定价 20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引子

故事刚开始，其实有些偶然。这一年，正阳县门宣乡八代沟的小姑娘陈望姣，高考落榜了。时间是2012年6月初，夏天。那时，麦子已出齐了穗，豌豆的豆荚胀得鼓鼓的，放眼望去，山上到处都是深深浅浅的绿色。村里杏树上的果子结得一骨嘟儿一骨嘟儿的。母亲说，“麦子眼看就要黄了。等麦子收完再走不行吗？”但陈望姣却一天也等不及了。在八代沟，跟陈望姣一般大的姑娘笼共有十个，两个小学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，起初一个当服务员，一个当保姆，后来都不干了，都在保险公司当推销员，跑业务，穿得花枝招展；另外几个，初中毕业后被福建那边的一个什么厂，以劳务输出的名义一下子全招了去，回家过年时大包小包，像一群放了寒假的大学生；现在还留在村里的，就只剩下陈望姣一个了。

陈望姣说：“三年前我本来要走的，可你挡来挡去，就是不让我出去。现在怎么样？还不是白耽误我三年工夫。”

母亲便知道女儿是铁了心的要走。但说到要去哪里，怎么个去法，女儿却是一脸茫然。女儿说：“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她们能找上工作，难道我找不上？”显然赌气的成分比较大。这时母亲又站出来，替女儿出起了主意。母亲说：“我想过了，你要是真想出去，我也不再拦你，只是你不能走得太远，太远了我可不放心。这样吧，过一阵儿我给你二姑打个电话，让她给你在县城找个工作，她在城里工作了几十年，找个工作还不是手到擒来？”

便转过身去给二姑打电话。

二姑在县城当老师，现在已光荣退休了。

打罢电话，母亲显得心事重重，一边低头给女儿收拾出门的东西，一边忍不住唉声叹气。她给女儿在村里的小卖部买了牙刷、牙膏、香皂、毛巾，又把女儿洗过的衣服一件件叠了，装在一个上学时用过的书包里。书包是个双肩包，粉红色，如果要出门，它其实又可以当作一个简易的旅行包。装好东西，母亲提着篮子去了后山。后山上是她家的庄稼地和菜地。母亲在地里铲了些菠菜、韭菜、葱，又摘了半篮子已能打吃的豌豆角。一边把东西往蛇皮袋里装，一边说：“你姑可是个喜欢吃的，别看她在城里住，见了这些东西，保证喜欢。”

母亲又给她灌了一塑料桶清油和一壶壶醋。

“你给你姑说，就说等新麦下来了，我蒸了馒头再去看她。”

忙活半天，陈望姣终于上路了。这时父亲和弟弟刚从山上割草回来，拍打拍打身上的土，便提了东西去送她。一家三口，大包小包地沿山而走。走到村头的那个岬岬口时，陈望姣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她看见母亲还站在门前的坡台上，操着手，穿着护襟；她还看见了涝坝、大场、戏楼，以及一片像绿盖一样罩着村子的柳树、榆树、杏树；心里不禁黯然神伤，悄悄难过了一回。

县城离她家大约八十里路程，到路边坐车，需翻一座山，涉一条河，再过四五个不大不小的村子。

临近中午时，终于坐上了开往县城的班车。班车是个过路车，老式的，红壳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像个腿脚不灵的老人。车上已坐满了人。车厢里充溢着汗味、烟味和睡过大炕的土焦味。好不容易找了个座位坐下，还没来得及跟路边的父亲、弟弟告别，车子又载着一车人摇摇晃晃上了路。

车在飘带一样的山间公路上爬行。陈望姣的心里也开始七上八下地扑腾。虽说老家离县城远，但由于二姑在那里教书、当老师，陈望姣也经常到县城里去。小的时候，她一般都是跟随母亲一起去。母亲经常挎一个竹编的篮子，篮子上面苫一块花布手巾，手巾下面通常装满山里人常吃的时令水果、蔬菜以及米面熟食。比如，杏子黄了，母亲便提一篮杏子；豆角饱了，母亲便提一篮豆角；玉米熟了，母亲便提一篮玉米；等秋天庄稼打碾之后，母亲又将新麦磨了，蒸一笼笑得裂着口子的馒头，拖着她或弟弟去看二姑。到了二姑家，二姑自然高兴。二姑



往往会因此请半天假，陪母亲转转街，逛逛商店，买一些城里人才用的日常用品，然后好吃好喝招待她们一番，才送她们回家。

“你姑是咱们家的骄傲，我们可要经常想着她，关心她。”母亲说。说过之后，母亲往往又会打自己的小算盘：“你们眼看就要长大了，以后找工作，说不定还得指望你二姑呢。”

陈望姣想：母亲真是遇事宽，想得远。

约两小时后，班车出了山，缓缓驶入山下的县城。县城是个窄绉儿，夹在两山中间，山上是一片连一片的绿树，山下却是一片又一片高高低低的楼房。楼房边上有一条宽长的带子，那是县城新修的迎宾大道。进了大道，走不了多远，就是县城唯一的一家汽车站了。车站前面的楼顶竖着两个半人高的红字：正阳。标示的是这座县城的名字。

到了车站，陈望姣立即叫了一辆三轮车，讲好价钱之后，很快将那些大包小包搬上车，然后一扭屁股坐到三轮车的车帮上。三轮车在人群和车缝中穿行，七拐八拐，不久就到了二姑家所在的那个小区。二姑家所在的小区名叫“园丁居”，一看名字，就知道里面住的是些什么人了。

陈望姣很快就到了二姑家。二姑是个高个子，大眼，双眼皮。年轻时，二姑的头发浓而黑，她常常用一条手绢把直溜溜的马尾辫子缚了，走路时袅袅婷婷，简直是学校乃至县城里的一道风景。上了年纪后，二姑又把头发剪短，在后面稍稍烫过，形成一个舒缓的大波浪，显得更美，更有韵致，散发着一股成熟女人才有的迷人味道。那时见到二姑，陈望姣连大气都不敢出，悄悄跟在母亲身后观察、打量，品味着她的一举一动，一笑一颦。那时她觉得，世上最美的女人，恐怕要数二姑了。但仅仅过了十余年，等退居二线后，二姑竟像换了个人一样，衣着不再光鲜，身材不再直溜，就连她一直引以为傲的那一头秀发，现在也显得灰不塌塌，随随便便地散乱着，间或还沾一点碎布纸屑，纯粹就是个柴米油盐的家庭主妇了。

或许知道陈望姣要来，二姑早早地等着，刚一敲门，门就开了。二姑穿着睡袍、拖鞋，大白天也显出睡眼惺忪的样子，一边往里让，一边轻轻摩挲了一下陈

望姣的头：“两年不见，我娃都长成大姑娘了——越长越像你妈了。”

放下东西，陈望姣顺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虽说是在城里，陈望姣却一点儿也不显得生疏，她用二姑递过来的毛巾擦着脸，随便地问：“家里就您一个人？我姐夫呢？”

二姑把一杯凉开水放在她面前：“早上出去下棋，到现在还没回来——我现在也不把他算人，顶多算家里的一个家具。”

坐下来后，二姑一边捋饬陈望姣带来的豆角，一边询问老家的一些家长里短。问了半天，才问到陈望姣高考落榜的事情。二姑扭回头看着她说：“那时节就怪你妈，我本来想把你接到城里，让你好好念书，可你妈不让。你妈说，我娃闲下来还要学戏呢。现在咋样，鸡飞蛋打了吧？！再说了，你要学戏就送到戏校去呀，硬要跟她在草台戏班子里混，混来混去，就混得跟她一样了。”

看着陈望姣低下头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二姑又有些过意不去，遂又轻轻拍打着她的手背说：“我不是怪你，更不是怪你妈，我是说，城里的教育，总是比乡下要强些。”

捋饬了一会儿豆角，二姑像过足了瘾似的，一边嚼着还剩在嘴里的豆粒，一边就用手收拾着像小山一样堆在茶几上的豆皮。

“这两天我也是闷得慌，你表哥已经上班了，在外地，一年半载不回家。你姑父呢，打退休就迷上了那下棋，迷得魂不守舍，每天一睁眼就提上个小板凳出去了，天擦黑才进家。一天到晚家里就我一个。正好你来了，二姑算是有个说话的伴了。”

收拾完豆皮，二姑开始下厨做饭，做的是炒肉丁、炒鸡蛋、凉拌黄瓜，不过用的油全都是望姣从家里带来的新榨的胡麻油。

吃罢饭，二姑便把旁边的一个小房子腾出来，拍打拍打新铺的床单说：“这是你表哥原先的床铺，褥子被子我刚拆洗过。”

算是给陈望姣临时安排的住处了。

住下来的第二天，二姑便拉着她去城里逛街。二姑似乎有许多天没逛街了，逛起来竟没个完。城里有许多新开的商厦、商场和杂货铺子，二姑要一个一个地逛。逛时并不买东西，而只是看一看，摸一摸，像庄稼人平时估摸豆角、麦穗一样。一天逛完，二姑显得心满意足，精神大好。第二天，又拉着她去转城里的一些地方，

如人民广场、南河滩、小吃街，还去东边离城不远的东岳山上烧了一回香。

连转两天之后，陈望姣有些耐不住了，嘟噜着嘴说：“二姑，都转了两天了。”

二姑搓搓刚洗过的手说：“两天怕什么，现在是假期，又不让你上课。”

陈望姣说：“怕倒是不怕，就是你越转，我心里越没底。”

二姑便知道她说的是找工作的事，笑笑便说：“你妈都在电话里跟我说了。她不想让你找工作，她想让你上学。我寻思，你考了那么一点分数，正经大学你肯定是上不成了，这样吧，等过两天人家录取完，姑给你选一个比较好的高职。高职也是大学，只要你肯用功，照样可以出人头地。”

陈望姣急得在地上跺起了脚，说：“姑，学我实在是不想上了，你不知道，我现在一看见书本就头晕，一看见学校也晕。”

二姑便狠狠地盯了她一眼说：“那么你是说，你真想让我给你在城里找个工作？”

陈望姣忙抱住二姑的胳膊对她点头。

这时二姑又仔细看了一眼陈望姣，看后快快地说：“你个没良心的，还说是看我来了，不年不节的，还提了半袋子豆角，一壶壶清油。”接着把头扭向一边，看着墙上的山水挂历。

下午的时候，二姑开始坐在沙发上打电话。二姑戴着老花眼镜，拿着个笔记本，笔记本上的封皮都有些褪色了，上面的字写得密密麻麻，细一看，都是些人名和电话号码。虽说是退休老师，但二姑在多年的工作中也积攒下了许多人脉，有同学、同事、学生、学生家长，每翻到一个名字，二姑都要把眼镜拿开一点，端详端详，然后就郑重其事地在电话上摁下一串号码。拨通电话，二姑总要先诉说一番自己的孤独、烦恼，寒暄寒暄，然后再切入谈话的正题：“我有个侄女，今年十八了，没考上大学，你给看看，看能不能在你那找个活干。”

打过十多个电话，终于有三个人答应帮忙找一找。这三个人答应要找的工作分别是：餐厅服务员、楼道清洁工、家庭保姆。

听了这三个工作，陈望姣在旁边嘟起了嘴，说：“姑，瞎好我也读过高中。”

二姑说：“工作哪分贵贱，只要你用心干，清洁工也能评劳模呢。”

陈望姣又一次抱住了二姑的胳膊，并且摇了摇：“姑，你不知道，咱们村里的

灵灵和改改，刚出去干的就是服务员和保姆。她们回来偷偷跟我说，姣姣，别看我们回家过年风风光光，可你不知道我们心里有多苦，服务员和保姆，这两样都不是人干的。我们没文化，只能干这个，你可一定要咬着牙把高中读完。”

二姑说：“有那么严重吗？我怎么听人说，谁家亲戚当了保姆，一个月要挣好几千呢。”

陈望姣说：“挣得再多也是让人瞧不起。再说了，如果我出去给人端盘子，扫楼道，或者抱娃娃，您脸上也不好看啊。”

二姑便在陈望姣头上拍一巴掌：“年龄不大，还知道给人用激将法了。”

二姑继续打电话。二姑突然想起以前的一个学生来。二姑说他的这个学生名叫李什么元，平时吊儿郎当，没个正形，没想毕业不几年竟然发了，在城关什字开了一家电脑城，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铺面，光工作人员就不下十个。那么大的生意，想必他安排个女孩子的工作应该不成问题。讲到这儿，二姑便重又戴上眼镜，找了半天，终于在笔记本的缝隙中找到了这个学生的名字：李建元。拨了一下手机号，不通；再拨一下，竟然是个空号。气得二姑忍不住隔空骂了一句脏话：“这个狗日的，竟然连老师都敢骗。”

打了半下午的电话，二姑显然是有些累了。二姑说：“要么是这，咱们先到楼下转一会儿，边转边想，我不相信我连个临时工都办不成。”

于是就去转。

没想到这一转，竟转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来。

当时已是下午五六点钟光景。陈望姣和二姑下楼之后，太阳还没有落山，街上到处热烘烘的。出了小区是个小巷，巷子两边皆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各色铺面。铺面五花八门，中间夹杂着一些诸如包子、水饺、酿皮之类卖小吃的小店。二姑说：“打了半天电话，我感觉这阵子有些饿，不如这样，我们先在这儿吃点东西，吃饱了我们再转。”陈望姣说：“那我姑父回来咋办？”二姑说：“你姑父正在街上下棋，谁知道他啥时候回来，就是回来了，我在案板上还扣着半碗凉粉呢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就走进旁边一家干净的小吃店。小吃店里有凉粉、酿皮、麻辣烫。二姑要了一碗酿皮，陈望姣要了一份麻辣烫，两人吃完，然后擦着嘴慢慢转出小店。

小店尽头是个巷口，巷口旁边有个广场，叫七彩广场。广场中间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广告牌，高高的柱子，一直把广告牌撑到了半空；牌面呈三角形，分别为本地的三大特色产品——土豆、西芹、红色旅游做着特别广告。广告牌下是莲花形状的音乐喷泉。

太阳落山后，广场上骤然变得热闹起来。广告牌上的灯饰和店铺前面的霓虹灯渐次亮了起来，吃完晚饭的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往广场方向聚拢。先是一群穿得红红绿绿的老头老太，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接着是一群溜旱冰的小孩一溜趟进了场，再就是一些踢毽子的、打太极拳的、扭腰甩胯的。

陈望姣和二姑选了一处水池边的台阶坐下。

二姑说：“你看看城里多好，这要是在咱们八代沟，这阵子连狗都进窝了。”

八代沟是陈望姣的老家。

陈望姣说：“所以我才坐不住嘛。”

二姑说：“你别急，姑给你慢慢问，这么大的个县城，不信没有你干的。”

正在闲话，广场东北角那儿突然响起了音乐，吱吱呀呀的。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一群半大老头，有司鼓的、打锣的、拉胡琴的、吹笛子的，一群人围着一盏大瓦数的灯泡，正叮叮咣咣地在那里闹台。

二姑说：“这是个自乐班，唱秦腔的，一到夏天就到这儿来吵人。”

陈望姣说：“城里也有唱秦腔的？”

二姑说：“城里嘛，啥没有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那群老头的周围竟也聚合了許多人，有蹲着的、站着的，还有坐砖头坐小板凳的，年龄大致和那些老头差不多。见来了一些观众，老头们的精神忽然抖擞起来，他们一个个坐直了腰，俨然一个文艺团体的正规演出乐队。锣鼓静下来之后，一个戴眼镜的干瘦老头拿着话筒走过来，边走边对着话筒喋喋地吹。从后面走到前面，嗨嗨咳嗽了两声，原来是个主持节目报幕的。老头朝四周看了看，用本地方言大声地喊：“请大家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，今天晚上的自乐班和昨天一样，也是采取先报名、后排队形式，谁先到，谁先唱，谁后到，谁后唱。也就是说，大家一定要遵守先来后到的规矩，一个一个唱。”老头的声音像

训话。

说了开场白之后，第一个报名的就上场了。第一个报名的是个中年人，紫脸，背头，衣服和鞋子上沾些白灰泥浆，一望而知是个吃了晚饭来散心的民工。民工走到场地中央，和老头一样也嗨嗨咳嗽两声，然后惊天动地叫了一声板，啊哎——唱的竟是《三对面》里的包公。这人显然是个入过道的，刚刚唱罢，围观的人就呱唧呱唧地鼓起掌来。

第二个上场的比原先的老点，花白头发，黑框眼镜，大概是个退了休的知识分子，样子斯斯文文。先是捋捋头发，扶了扶眼镜，这才对着司鼓操琴的报了一下唱段和要唱的板数——唱的是《下河东》里的赵匡胤。

如此三番，唱的和看的人渐渐多起来。这时广场上的色彩更加绚烂，人影憧憧中，自乐班大瓦数的灯泡，照得成群结队的蚊子在人们头顶打起了旋儿。

这时陈望姣和二姑站起身走了过来。陈望姣扯了扯二姑的衣襟说：“姑，你给那个报幕的说一声，我也想唱一段。”

二姑看了她一眼说：“这都是些老汉老奶奶，你一个大姑娘唱啥？”

陈望姣说：“唱戏哪分老少？我嗓子都开始发痒了。”

见陈望姣一定要唱，二姑便走过去对报幕的老头说：“喂，你们这儿唱戏有啥规矩没有？”

老头吃了一惊，回头看一眼二姑，待理不理地大声说：“这是自乐班，想唱就唱，来者不拒。”

二姑便把陈望姣朝前拉了拉，并悄悄安顿：“这都是些草台戏班子，没啥规矩，你想唱就唱，你不要怕。”

话刚说毕，前面的演唱已经结束。这时报幕的老头走过来问二姑：“你想唱啥，快报一下剧目和板数。”老头以为二姑要唱。

二姑鄙夷地对老头说：“不是我唱，是我侄女要唱。”把陈望姣从人群里一把拉了出来。

陈望姣走到大灯底下，神情并不显得紧张。她似乎早就跟这几个半大老头熟络了一样，走过去对敲榔子和拉胡琴的低声交代了一句什么，点了点头，然后又

回到圈子的中央。这时敲梆子的叭叭敲了两下，甩了甩头，拉胡琴的、吹笛子的，和弹三弦的跟着一起动起来，一段如流水一般的音乐过门立即从人缝里流了出来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陈望姣低头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掠了掠头发，然后慢慢昂起了头。她似乎在看着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又像是在深深思索一件往事，这样的表情，使大家不得不把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群灰不塌塌的老头中间，突然走进来一位青春少女，这不禁让大家眼前一亮。不一会儿，大家就听到了她那有如铃铛一般甜脆的声音——唱的竟是《断桥》里的白娘子：

西湖山水还依旧，  
憔悴难对满眼秋，  
霜染丹枫寒林瘦，  
不堪回首忆旧游……

一曲唱罢，大家都安静下来。这时不知谁带头鼓了一下掌，接着掌声哗哗地响起来。旁边一个抽卷烟的老头给另一个言之凿凿地说：“这是县剧团新招的一个演员，戏校的，受过专业训练。”

自乐班周围一下子呼啦啦围上来数十人。有人隔着人头喊道：“碎女子，再来一段，来一段长些的。”

报幕的老头慌忙走过去说：“这是自乐班，人家想唱就唱，不唱拉倒，大家千万不要起哄。”

尽管如此，陈望姣还是又唱了一段《藏舟》，一段《三击掌》里的王宝钏。

在这中间，二姑自然心花怒放，惊讶不已，她在义务维持秩序的同时也不忘在主持节目的老头跟前炫耀：“看清楚了没有，这是我亲侄女。”

老头挤着眼干干地笑着。

## 第一章

正阳县城有个公园，叫中山公园，公园里有个湖，名叫小西湖。小西湖的水很浅，清亮亮的，围着小湖四周栽植的都是一些县城里特有的树木，柳树、槐树、榆树、椿树。一到天气炎热时节，树下的阴凉一落一大片，公园里便坐满了成群结队纳凉的人。公园里有假山、凉亭、回廊，还有个供人们休闲健身的露天广场。

据老辈人回忆，这公园原是正阳老城的一座城门，若干年前，旧城改造，政府考虑到偌大的县城竟没有个市民娱乐休闲的去处，于是收拾收拾，将这里改建成了一处公园。公园建成后，城门被改造成了公园的入口，远离城门的一段残墙被改造成了公园的假山，远远一望，那山上竟缭绕着一层淡淡的烟岗。公园外面有一圈围墙，围墙高高的，墙体是一些砖做的花雕和花窗，墙头上是一层特制的琉璃覆瓦，像墙体的一顶帽子。靠近公园盖着一溜摆檐牙飞翘的仿古建筑，有照相馆、茶馆、小饭馆，还有一些专门兜售纪念品的杂货铺子。

早先时候，要进公园还须买票，最初是一毛、两毛、五毛，后来又涨到一元、两元、五元。票价涨到十元的时候，市民们开始不满意了，他们多次到县政府门前聚众请愿，边请愿边发泄怨气：“锤头大的个地方，动不动就涨价，还让不让人活了。”政府不得不顺乎民意进行改制，不久，公园便彻底对大众开放了。

公园改制以后，单位由事业变为企业，职工由管理者变为经营者，进公园也不再收门票，而是通过内部项目的不断翻新来赚取大家的钞票。这时，公园解禁了，大门不再关闭，内部设施除了传统娱乐项目游湖划船、看花赏景外，还增设了一些新的娱乐景点，如儿童乐园、健身房、冷饮店以及颇受



人非议的卡拉OK厅等等。一到夜幕降临，公园里叮叮咚咚，莺歌燕舞，好不热闹。

其间，顾三官的生活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。顾三官原是中山公园管理处的一名职工，四十多岁，瘦脸，长发，有一对间距很窄的小眼睛，看人时一眨一眨，似乎心里老在盘算着什么。公园改制之前，顾三官是一名售票员兼门卫。每天早上，顾三官都拿着一把扫帚，把公园的门前门后打扫干净，洒上清水，然后开门纳客。那时，顾三官头发梳得溜光，每天都坐在靠近大门的一把靠背木椅上，吸溜吸溜喝泡得叶脉舒展的茉莉花茶。他的面前摆着一张木桌，木桌上放着一张报纸，因为游客稀少，他几乎一整天都在那里喝茶，间或哗啦哗啦翻下手上的报纸。偶尔来一个客人，他便眼睛朝上一翻说，“一块”；或干脆不说话，只把右手的食指扬起来，在半空里摇一摇。那时，顾三官几乎是县城里的一道风景。人们一提到中山公园，马上就想到了顾三官；一想到顾三官，马上又想起他那个霸道的、摇手指头的动作，于是一句骂人的话便脱口而出：“那个驴日的，头梳得跟牛舔过的一样，他要是给咱们当县长，估计咱们连走的路都没有。”

公园改制以后，顾三官的日子渐渐难过起来。终于有一天，经理当着全体员工的面郑重宣布：大门打开，进出免费，鼓励职工踊跃承包公园内的所有娱乐项目。也就是说，从那时开始，进出公园不再花钱买票，大门也无须日夜看守，依此类推，顾三官自然也就可以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了。

得到消息的当天晚上，顾三官独自一人喝酒，喝了个酩酊大醉，同时，他非常痛心地将那本还未来得及用完的门票，悄悄塞进了火炉。

郁闷了几天，又不郁闷了，因为要吃饭，要养家糊口，于是他像所有公园管理人员一样，提着礼包趁天黑去了一趟经理家。

经理爽快地答应：“就现在剩下的这些项目，你看上哪个挑哪个。”

权衡再三，他最终选择了儿童乐园中的一个新项目——碰碰车场。

碰碰车场在公园的东南角，背靠古城残墙，前临西湖的一个拐弯，没开发之前，基本是一片荒地。租下碰碰车场之后，他立即找来同学中一个搞平面设计的，很艺术很儿童地对车场外观进行了全方位改造，同时，迅速以贷